



惊涛过后是重生

范昌芳

坚的房顶。
我家住在河道下游,距离河床极近,地势险要。往年汛期,母亲总是格外谨慎,时刻盯着水面的变化。这条小河平日里温文尔雅,从未发过如此大的脾气,乡亲们也都存着侥幸心理,觉得今年也能平稳度过。

“快跑!水下来了!”

母亲回忆说,当天早上她正站在大门口观察雨势,突然听见上游传来如雷的轰鸣声。抬头望去,一股巨大的浪头夹杂着断木与巨石,咆哮着冲了下来。那是与往常完全不同的声势,母亲瞬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赶紧逃跑。

其实,在大暴雨的前一天,我因为惦记母亲,查看老家监控,发现河水水位很高,虽然我已千叮万嘱,让她备好应急物资,但在真正的灾难面前,人的反应往往快过思考。母亲根本来不及去拿准备好的食物和药品,甚至来不及锁门,拼着老胳膊老腿举全身“洪荒之力”就往村里的高处努力狂奔。不仅仅是我家,乡亲们都在这一刻爆发了求生的本能,纷纷向高地撤离。

仅仅是一会儿的工夫,黄色的浊流便

吞噬了村庄。母亲站在高处,眼睁睁看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在洪水的冲击和后山塌方的双重夹击下,轰然倒塌,化为废墟。那一刻,全村断电、断网,程家川成了一座孤岛。

时间在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过去,雨水依旧肆虐,有几户人家甚至房子和人都被洪水冲走了,直到下午两点,暴雨的势头终于渐渐松了劲。早已心急如焚的村干部迅速组织起救援队伍,冒雨进入受灾区域,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中,搜救被困村民,转移受困群众。

下午五点左右,雨终于停了。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大家心里五味杂陈难受不已,心中充满了不甘与不舍,许多老人纷纷流下了眼泪。如一场噩梦,久久不能平静,虽然我和哥哥、姐姐多次劝母亲别难过,安慰她人平安就好,身外之物可以再挣,但母亲始终无法释怀。她反复说老房子是根,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温情,时常悄悄抹眼泪,背影显得格外佝偻与无助。

与此同时,温暖的力量开始汇聚。远处传来了志愿者的呼喊声,邻居们互相搀

扶,大家没有抱怨,而是默默地拿起铁锹和扫帚,开始清理淤泥。救援物资被一车车运了进来,村委会工作人员也送来了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一句句“加油”“挺住”在空气中传递,驱散了夏日洪水带来的寒意。回汉两族的村民再次展现了世代相传的团结精神,大家互帮互助,青壮年主动承担起清理淤泥的重任,妇女们则帮忙照顾老人和孩子。

“房子没了可以重建,人还在,希望就在。”村长边清理路面边扯着嗓子说,声音沙哑却坚定。

看着众人忙碌的身影和彼此关切的眼神,母亲眼中的泪水逐渐止住,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坚毅。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这份守望相助的温情,成了重建家园最坚实的力量。

夜幕降临,程家川虽然没有了往日的温馨,但村委会的灯光却格外温暖。这场特大洪水冲垮了房屋,却冲不垮程家川人民重建家园的决心。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四面八方的援助下,这片古老的“贡米”之乡,必将洗去泥泞,在废墟之上重新站立,迎来新的生机。

银龙穿秦岭

段开瑞



树上的知了扯着嗓子从早喊到晚,州城的夏天,到底还是凶起来了。素日里贪享这座“22度避暑之都”的凉快,朋友约着去外地,一概摇头,哪儿也不如窝在家里舒坦。早上去喝碗豆腐脑,晚上到丹江河边遛弯,小城的日子,就这么悠悠地流淌着。

谁知,脚脖子上悄悄冒出几粒红疹子,痒得坐立不安,恨不得拿开水烫。先拍照问朋友圈里的医生,说是虫咬,让吃氯雷他定、抹炉甘石。熬了一天一夜,痒劲儿不减。又换一位医生,断定是皮炎,换了药片和药膏。再等一天,疹子反倒更红了。我心里发了毛,赶紧去挂专家号。皮肤科主任掏出一支小手电,往患处一晃,斩钉截铁地说:“虫咬的。”我急了,指着两只脚脖子:“虫子还能同时咬两边?我和老伴睡一张床,怎么专咬我一个?”大夫抬眼看我,慢悠悠地说:“你的皮肤和你老婆的皮肤不一样。”我张了张嘴,把话咽了回去。接过处方一看,药名和之前大同小异,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一大早,女儿推门进来,看见我挠得通红的小腿,说:“爸,别在家受罪了,走,去西安交大二附院。”我犹豫:“明儿早上走,坐最早一班车,看完后赶晚上回来。”女儿扑哧一笑:“您安心吃早饭,九点多咱去坐高铁,半小时就到。”我一愣,州城通高铁大半个月了,我还没坐过。这么一寻思,竟有点期待起来。

一会儿,车子顺着高铁大道拐两个弯,便看见了气派的“商”字形州城西站。女儿跑去买票,我独自打量候车大厅:穹顶高阔,灯火亮堂堂的,地板能照出人影,指示清晰明了。正看得出神,女儿举着票跑回来:“爸,九点二十的票。”我心头一跳:“这么快就开?”

检票进站,人流顺着地标涌上站台。不多时,一列银灰色的“和谐号”悄无声息地滑进来,像一条驯顺的长龙。车厢里过道宽敞,座椅裹着软软的海绵,靠背能随意调,小桌板

干干净净地垂在前方。空调送着恰到好处的凉风,安安静静,整个人都很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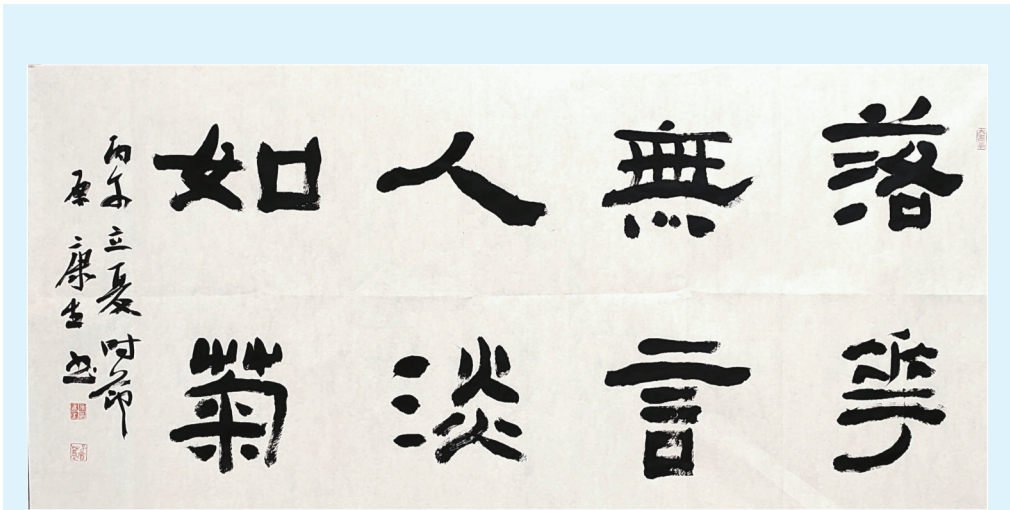
列车轻轻一颤,启动了。窗外的浅山头刚晃了一眼,便一头扎进隧道。隧道接着隧道,还没等我看清窗外的山影,广播就报了西安东站到了。我低头看表,才过了二十多分钟。扭头对女儿说:“这不跟坐地铁一样?就是比地铁快多了,一会会就到了!”女儿笑而不语。

就是这一会会,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在西安高新区打工,妻子带着女儿从州城来看我。没有手机,接车全靠掐点和运气。下午她们娘儿俩挤上班车,翻越老秦岭,我们约好晚上八点在汽车站见,可我在寒风里等到十点,连个人影也没有,只得坐末班公交回去。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往车站赶,到钟楼时,对面忽然传来熟悉的叫声:“爸爸——”抬头一看,母女俩正站在站牌下,女儿使劲朝我挥手。就差一分钟,我们就错过了。思绪还没拉回来,女儿已经拉我换乘地铁,从家到医院,总共一个半小时。要搁从前,光翻秦岭就得老半天。

晌午前拿完药,我还有点恍惚:“这就完了?”女儿问我要不要下馆子,我看着街上明晃晃的太阳,觉得痒意又上来了,摆摆手:“算了,回家吃你妈做的饭。”

返回西安东站,大厅比来时更显宽敞明亮,几乎随到随走。我们坐上列车,心情一放松,窗外的景色感觉也活了——村庄一片片地从眼前滑过,红的瓦、绿的树,满眼亮丽;远处秦岭巍峨,峰峦在蓝天下层层叠叠,白云缠在山腰,活脱脱一幅水墨长卷。我靠在椅背上,忽然觉得,这银灰色的列车真像一条矫健的巨龙,穿山越岭,把千年的阻隔变成了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

进家门时,饺子锅里的水汽冒上来,带着麦香。脚上的疹子似乎也不那么痒了。窗外的知了还在叫,落在耳朵里竟有几分欢快。我忽然反应过来,这条银龙穿过的,是我们这代人半辈子,那些翻山越岭的奔波、焦灼和等待。一碗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夹一个咬下去,满口鲜香。这好日子啊,说来就来了,让人感到亲切、欢喜又舒服。



书 法 原康生 作



2026年8月5日,对于镇安县西口回族镇程家川的父老乡亲而言,注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里素来被誉为陕南的“小江南”,整片山野被森林裹住,目之所及全是深浅不一的绿,是天然的氧吧,更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相传清代,这里的红米曾作为贡品进献慈禧,从此名扬天下。在这片回汉两族人民世代和睦、守望相助的平川上,人们习惯了岁月静好,却未曾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水灾,打破了这份宁静。

当日清晨,天空阴沉,连续的大雨让空气变得黏稠而压抑。到了上午10点多,原本温顺的河水仿佛被激怒的猛兽,水位猛涨,瞬间冲破了河堤。浑浊的洪流裹挟着泥沙,将整个川道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海洋。低处的房屋顷刻间被吞没,高处的人家也仅露出摇摇欲

一张录取通知书

赵磊磊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噼里啪啦过后,立时晴了下来。

我沿着门前的水泥路漫步。听闻三爷两口子从城里回家避暑,便前去探望。行至门前,恰巧婶娘也在台阶

前纳凉。三婆连忙从屋里搬出椅子,倒了茶水。三爷兄弟四人,我爷是老大,二爷和四爷早已过世多年,如今剩下他们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时常彼此惦念。三爷照旧问起我的工作状况,反复叮嘱,身在单位好好工作,做事要踏实,与人要和善相处。我们几个人静静地坐在屋檐下说话。

“今年村里那几个娃儿,高考考得还行,本科考了两三个,听说这两天通知书就来啦。”婶娘是个门清的人,村里啥事都晓得。

“好着哩!考个大学不容易,虽说如今工作不好寻,但书读得多了,往后就不用背着铺盖到处跑工地了。”

我在边上默默听着,一时不知如何接话。心底暗自感慨,自己也算是走出山村读了大学,到头来依旧四处奔波,从年初忙到年尾。可在淳朴的乡亲眼里,一纸录取通知书,仍是农村娃娃的唯一出路,是村里妥妥的大喜事儿。

细细想来,何尝不是如此。自古人生四大喜,金榜题名便是其一。一张张录取通知书奔赴山野人家,承载着少年的满心期盼,也藏着父母的欣慰。每逢此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夏天。阳光、汗水、土地,还有那张属于我的录取通知书,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年高考前夕,父母从山外工地请了短假陪考,我早早劝阻,独自去面对人生的又一次大考。两天的考期,我在考场伏案答题,父母在家中也是坐立难安。考试结束,母亲特意打来电话,叮嘱父亲过来帮我收拾行李。其实,东西本就不多,我完全可以自己打理,奈何拗不过母亲的牵挂。那天,父亲细心地叠好被褥,扎进蛇皮袋子,扛起行囊走在前头,我拎着水桶跟在身后,桶里装着电壶和洋瓷碗。

村口桥头坐了好些乘凉的人,老远便问:“娃儿考得咋样?”父亲知我不好答复,喘着气笑答:“谁知道哩,分数还得些日子才出来。”回到家中,母亲早已在家将饭食准备停当,知我复读压力大,便不多问考试的事。吃完饭,我回屋倒头就睡,梦里考题不时萦绕,昏昏沉沉。一觉醒来天色已晚。父母假期已到,次日就要重返工地,趁着夜色向我交代家里的农活。

“我们一辈子守着土地,填报志愿啥都不懂,也给你帮不了忙。”
“尽力了就好,明天我和你爸去山外干活。我们赶时间给地里的苞谷上了头肥,过些日子,你记得去地里追肥。”
“干不过来了,叫上你爷给你帮忙,万不能误了时节。你哄地一时,地误你一年。”

……
一句句叮嘱落在耳旁。第二天一早,父母便坐上班车出了山。估分、填报志愿忙碌了几天。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满心忐忑的等待。转眼到了苞谷追肥的日子,我舀出肥料装进背篓,手里拎着锄头,走向坡上的苞谷地。我借着地坎卸下背篓,一行一行施肥。以前跟着母亲学了些,肥料离苗太远运力不够,贴根过近容易烧苗,也不能撒在下坡处,雨水一冲会白白流失。

那年夏天格外燥热,烈日炙烤着田野。上午的太阳就已经毒辣刺眼,热风滚滚扑面而来,汗水顺着额头不停滑落,苞谷叶子划刺得胳膊痒疼,不时还有蚊子飞来飞去伺机下嘴。我憋着劲,挥着锄头,一下两下无数下,一行一行又一行。那时的我,觉得眼前的几分苞谷地,竟大得晃眼。手心被锄把磨起的水泡破了结痂,结了又再次磨破。终于,等到了高考分数公布,我用家里的座机查询,所幸跨过了本科线。那刻,悬着的心放下了半截,剩下的半截寄托在志愿之上。

每天从地里回来,我都会先去查看座机来电,生怕学校打来电话错过了接听。时隔多年,那串座机号码依旧清晰地刻在记忆里,它承载了我整个夏天的忐忑与期待。终于,等到了消息,我兴奋地骑上自行车在山阳县职教中心取回了录取通知书,红色封面,显得格外庄重,像一束突然照进清贫岁月里的光。

回望我的年少时光,懵懂无知,心性倒还乖巧,成长路上磕磕绊绊,逢考总是差上那么一点,总是让父母操心不已。他们一辈子扎根土地,勤恳耐劳,从不言语生活压力,默默支持我的读书路途。那些年,在那个普遍清贫、读书不易的日子,农民娃娃上大学成了父母最大的体面与盼头。那一张普通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如释重负的释然,也算是给父母交出的答卷和宽慰。

前些日子,听“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怎么办?”这句歌词久久萦绕心头,听得人思绪万千。

岁月风雨不停,再度回望,那年夏日的热风、那行间的苞谷青苗、那张红色录取通知书,所有往事恍如一场旧梦。

秦楚奥壤,华夏名邦。商洛形胜,商山峻昂。地势险要,控豫蜀之冲要,山川灵秀,引荆襄之宏旷;势凌八极,枕丹洛而焕彩,气贯长虹,倚秦巴而流芳。其名何肇?史韵昭彰。缘起何由,且听端详。

若夫商山得名,源起洪荒。众说纷纭,渊源多样。有闻黄帝巡游,问道仙乡,遣踪流芳;又传契封于此,拓土开疆,功绩昭彰;还因山川增色,山若其形,名号传扬。及夫秦末纷扰,四皓来藏。避暴秦之苛政,隐商山之幽室。采薇而食,餐霞以彰。朝迎旭景,暮送霞光。紫芝歌罢,逸韵悠长。高风亮节,德厚流芳。是以商山之名,自此传扬邈方。

商山林秀,商於古道之琳琅;山道蜿蜒,南北通衢之要纲。崇山峻岭,绵亘峦岗。连中原之富城,穿秦巴之翠梁。古往今来,贤达咸仰。商贤轶轸,人文繁昌。杜牧行吟,“泪满黑貂裘”,叹征途之艰险;庭筠亦云,“人迹板桥霜”,绘羁旅之凄惶。禹偁贬谪,“雨恨云愁”,凭栏意伤;“天际征鸿”,愁绪难量。

商山之景,跃然纸上。名篇佳句,灿若星光。诗词歌赋,翰墨流芳。

观夫商山地质,亿载沧桑,变迁无量。地壳隆沉,岩层叠嶂。石林崛起,溶洞幽旷。钟乳垂悬,石笋茁壮。天造地创。伟哉商山,踞地一方。势拔翠峰,云绕其梁。是乃自然之宝库,地质之奇象。

商山之畔,人文蔚起,源远流长。秦开郡县,此地为商。汉承秦制,史韵悠长。四皓高隐,德馨名扬。拒汉禄之荣宠,守山林之宁康。辅太子以安社稷,留佳话铭载史章。历代贤达,亦多游赏。诸多佳话,世代传扬。

商山美食,心驰神往。道旁小肆,烟火琳琅。荞面饸饹,玉缕细长。臊子香郁,味沁柔肠。糍粑软糯,春捣声扬。豆香佐味,齿颊留香。核桃酥饼,酥脆金黄。咬嚼之际,甜意满囊。商山之味,韵味含章。聚于唇齿,情暖心房。

食客胜地,美食流芳。岁月同歌,颂此仙乡。民俗风情,异彩呈祥。各族聚居,和乐安康。丹江号子,雄浑高昂。商洛花鼓,婉转悠扬。社火腾跃,龙舞凤翔。节庆之时,华服盛装。欢歌笑语,共祈丰穰。

秦岭南麓,商山之象,随四季而变化,呈万千之气象。林藏灵秀,泉韵悠长。花绽四季,风抚幽篁。春回大地,商山苏畅。山川竞秀,焕发容光。人间春色,百花竞放。红杏闹枝,粉桃映阳。若绯云绣,翠于山岗。山桃始华,灼灼其光。连翘金黄,金绸铺张。春风拂拂,花香盈巷。满山葱翠,蝶舞蜂忙。

夏暑炎炎,商山清凉。千峰蓊郁,万木葱茏。翠影摇曳,绿涛翻浪。暑气来临,清风送爽。浓荫蔽日,凉意沁肠。山溪潺潺,流水清洌。游鱼戏石,灵动欢快。山鸟啁啾,啼声悠扬。于密林间,穿飞跳踉。避暑商山,如入清凉之境;久居此地,可忘尘世纷攘。

秋之商山,绿意渐苍。五彩缤纷,斑斓之章。枫叶流丹,栉叶如涛。漫山遍野,层林尽染。色彩绚烂,红枫与青松交映;光彩夺目,丹黄与翠绿颀颀。秋菊绽放,岩畔傲霜。或金或紫,风姿倜傥。秋日登高,极目远望,群山连绵,五彩错行。天然画卷,令人神往。

冬日来临,白雪茫茫。山川素裹,峰岭披裳。玉树琼枝,冰雕玉妆。雪霁初开,沐浴暖阳。光洒雪山,熠熠生光。山川壮美,耀目辉煌。此时商山,宛如圣洁之娥;静谧圣洁,散发神秘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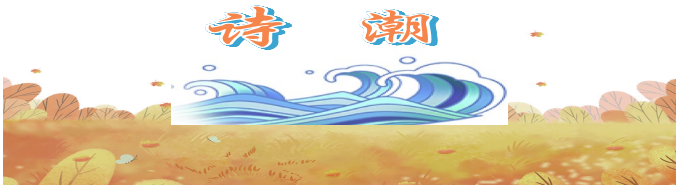
噫吁嚱!商山之美,难以尽详。集自然之灵秀,汇人文之辉光。愿商山之永固,护胜境之恒昌。歌以咏志,赋此华章。

秋天辞

杨丽丽

暑热,一分一分消退
秋凉,一步一步走来
还留有余热的田野
终于在一场大雨之后
裹紧了御寒的外衣

我用目光
抚摸每一朵盛开的野菊
我用耳朵
聆听每一只秋虫的低吟
日子依旧热闹
每一张笑颜
都写满了对季节的向往
每一片落叶
都卸下了昔日繁华
秋风习习
秋凉已至
桂花树下那壶老酒
已酝酿出秋天的故事



商洛山

(总第2916期)